

第二卷 长篇小说

庞瑞垠
文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I217.2

448/2

龐
瑞
根
文
集

第
二
卷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庞瑞垠文集. 第2卷, 长篇小说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10

ISBN 7-5399-2423-3

I. 庞... II. 庞... III. ①庞瑞垠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0345 号

-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/ 第 2 卷
著 者 庞瑞垠
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
责任校对 芒果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mm 1/32
字 数 630 千
印 张 26.625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423-3/I·2296
定 价 400.00 元(共 8 卷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与妻子李碧瑚结婚照(1970年)



妻子青年时代



与妻子摄于太湖之畔欧洲城

第二卷目次

沼泽地

.....

447

落日

.....

1

落
日

第一章

1

小匡庐，峰峦环抱，水木清华，曩年，堪称南京城里极饶幽致的一景。民初之后，这里日渐圯废，但登冈远眺，目光自东向南，沿着山西路、颐和路一带，只见一幢幢独院式高级住宅星罗棋布，既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模拟品，也有哥特式的，西班牙式的，拉美式的建筑。然而几乎所有的墙壁都是中国的传统建筑格局。在这众多中西合璧的近代寓所之中，间或耸立着三五中国古典式楼宇，组成一片蔚为壮观的建筑群，那无数的灰墙红瓦、粉墙青瓦、绿檐蓝柱和漆有橄榄色、铅灰色、橙红色的各式屋顶，掩映在海一般浩瀚的绿树丛中，衬以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空，在阳光折射下闪闪烁烁，造成色彩和谐悦目、瑰丽无比的艺术效果，这就是在整个中国独一无二的首都花园洋房区。

自民国十八年，“首都计划”实施之日起，慢慢地，这里就成了党国枢要和友邦嘉宾的天下，出奇整洁、安谧的街巷，冠以琅琊、天目、灵隐、普陀、赤壁、牯岭、珞珈等美不胜收的名称，与城南拥挤着蚁群般居民的粗陋、狭窄的住处相比，不啻是两个世界。南京沦陷以后，这里自然成了东洋鬼子的“王道乐土”，且兴建了若干复兴式、亚兴式日式住宅，但基本上未改旧

观。挨到日本投降，权重位显的衮衮诸公，由重庆竞逐沿江东下，这连片的高级住宅，或物归原主、修葺一新；或被定作敌伪产业，一饱接收大员的私囊。

监察委员孟良辅则属于前者，在灵隐路末段，他有一幢祖传老宅，这三进两厢的旧式平房，跻身于花园洋房区，可谓别具一格。大青瓦屋顶、乳白色外墙、细碎嵌贝的双扇黑漆大门上，饰有碗口大的青铜兽头门环，门楣上内镶一块长方形的宁波绿石，镌刻着魏碑体的“孟庐”两字，显得凝重古朴。入门为风雨走廊，两侧小院内，对称矗立着两株枝叶扶疏的广玉兰，四壁苔痕遍布，以石笋作地景配以紫竹、红枫，摇曳生趣，韵味无穷。走廊尽头便是客厅，顶天立地的榻扇替代了墙壁，里面采用中国旧式装饰，梁柱平顶均施彩绘，配以红木家具，名人字画，只因岁月悠远、世事沧桑，彩绘早已剥落得模糊一片，但这影影绰绰的遗迹，仍令人不难想象孟氏家族曾有鼎盛而显赫的过去。

客厅西首是孟良辅夫妇的卧室，东首为书斋。再后两进则为子女卧室、佣人住房、饭厅、厨房和卫生间。最后乃是一处花园，名为“谐园”，圈以围墙，古木参天，满园凝碧，西风乍起，萧萧然，瑟瑟然，这声音与附近古林寺的晨钟暮鼓遥相呼应，别有一番意趣。

这天下午，从邻近街巷走来一位年轻女子，只见她步履倦慵，失却了她一贯的娴雅和轻盈，慢慢地挨近孟庐，推门而入。

“小姐，您……”女佣邹妈闻声迎了上来，见她神色疲惫悒郁，忙接过她的白色提包，“您这是怎么啦？”

小姐微蹙着细眉，却掩饰不住那动人的娇媚，她乏力地摆了摆手，兀自进入客厅，往一张亚麻布的旧沙发上一靠，左手支颐，侧目茫然地凝视着榻扇外那一方灰蓝的天空，一瞬不瞬，仿佛坠入永恒的沉思。

小姐叫孟静雅，乃是孟良辅的女儿，在《中央日报》做事。

邹妈记得今天一早，她穿着一身米色薄呢西装套裙，臂肘挂着白色小包，躬身在院落的花盆里摘了一朵曼陀罗，回眸冲邹妈一笑，像只燕儿翩然离去，不料才过去半天，却是这副模样儿，邹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愣怔地站着，等待静雅的吩咐。

静雅用手指摩挲着稍稍突出的前额，然后扬了扬头，柔声喊道：“爸爸，妈……”

“啊，老爷、太太都不在家……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静雅嘟着鲜润的嘴唇撒娇地问道。

“老爷临时决定去江西视察了，”邹妈陪着笑，“太太么，让吴太太请去搓麻将呐！”

“唔——”静雅悠长地吁了口气，不满地说，“都是无事忙。”

孰料话音刚落，从后进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清婉、缠绵的唱腔：

月明云淡露华浓，

敲枕愁听四壁蛩。

伤秋宋玉赋西风，

落叶惊残梦。

闲步芳尘数落红。

静雅一听便知是二哥文泊的声音，昆曲《玉簪记》中潘必正的唱段，行腔宽朗高亢，韵味浓醇，她无奈地摇摇头，愣怔了一下，悄然来到文泊房间门口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惹得哭笑不得，原来文泊上套紧身马甲，下穿宽松练功裤正躺在一张吱嘎作响的旧藤椅上，他像是刚练过身段，在早春的寒气中，他的额头上仍冒着汗珠，双眸轻阖着，一只脚跷在圆凳上有节奏地晃动着，仿佛在敲锣鼓点哩，优哉游哉，嗨，十足的名士派头。可是，一想到这位二哥竟日沉溺于票友的行当，静雅便感到气不顺，她又是气

恼又是戏谑地叫道：“二少——”

文泊依旧晃着脑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并未听见。

“二少！”静雅捏着一柄鸡毛掸，边喊边朝文泊瘦削的肩头敲了一下。

“哟，大小姐！”这回文泊算听清了，同样戏谑地回了一句，一骨碌坐了起来。

“又去客串啦？”静雅问道。

“正是！”文泊操着京白躬身回答。

“又跟蔷薇花搭档？”

“正是！”文泊讪笑着答道。

“哼，戏子无义，婊子无情，二哥您也是……”静雅愠恼地嗔道。

“如此说来，”文泊并不气恼，依旧是京白行腔，“哎呀呀，小妹差矣！我要说，你并不了解蔷薇花。”

他所说的蔷薇花，乃是夫子庙一家戏茶厅的女伶。

“呸，有你捧角，她正走红，”静雅不屑地说道，“可别忘了我是记者，蔷薇花嘛，领教过，说风骚不风骚，说泼辣不泼辣，就这个调调儿。”

“大小姐，你这是偏见，”文泊也斜了静雅一眼，“今天，我觉得你像是憋着一口气，正没处出，却偏寻着我来。”

文泊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，竟臊得静雅脸上蓦起红云，她低着头，在屋里绕了半圈，正寻思回话，未料文泊又补充道：“你又何必这般顶真，蔷薇花自有她的苦衷，正如你我有你我的苦衷一样罢了。”

此话不听则已，听了，静雅猝然“哇——”地一声哭着跑了出去。

“使小性儿……”文泊不以为意，遂从酒柜里取出一瓶汾酒，自酌自唱道：“酒国安恬，无拘无束，其乐陶陶……”

少顷，乘着酒兴，他又握着一管秃笔在房间的粉墙上作起画来。他给这间居室取名“雪斋”，在四壁绘上雪舍、雪舟、雪松、雪竹四景，前三幅已成，此刻，他饱蘸浓墨，正任意在洁白的壁上挥洒，嘴里“哺哺”地喷着浓烈的酒气，笔触狂逸不羁，一竿竿笔直通天，丰姿绰约，布局疏密有致，几近一气呵成，而后将笔往精陶水盂里一掷，手也不洗，按其惯例，步入“谐园”吮吸花木之精气了。至于静雅的窘态和哭声，他像是一无觉察。

文泊，是孟良辅的二儿，年纪二十六七，无业，熟悉他的人都道他自由自在，不求闻达。这样过日子却也在理。事实上，他对一切都无所谓，他嗜酒爱画，喜藏古玩，会拉二胡，能唱京昆，尤其高兴跟夫子庙贡院街的女伶、艺妓厮混，每以票友身份客串，这似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乐趣。令人多少不解的是，文泊的这些嗜好并非来自孟良辅，而是受祖父孟致远的影响。

孟致远曾参加过清季咸丰殿试，进士及第。为人精干笃实，公正廉洁，入仕后曾任直隶布政使，二次鸦片战争时，与封疆大臣奕圻有隙，他既看不惯清廷之黑暗，却又感到个人实无回天之力，不屑于鸡鹜争食，旋以奉母归里为由卸职闲居。自此，终日以书画杜康为伴。儿孙辈中，他独独垂青于文泊，耳提面命，课以书画，致使文泊深得三昧。孟致远生性孤僻，寡言少语，藏有数量可观的历代名人字画，金石珍玩，且自备钥匙，锁于一扇古朴的紫檀木橱内。老人活到七秩有二，死前，手中抱一酒壶，在“谐园”且走且饮，见文泊在旁，一把揽过即问：“你做不做官？哈哈……”狂态可掬。不料，饮酒过量，口吐白沫而卒。但奇怪的是，前一天，他却将那视若生命的钥匙交给了十五岁的文泊。这曾使在场的良辅颇感迷惑，他不懂父亲何以将一生钟爱之物传于童稚小儿？一丝冷落之感洋溢在他的眉宇间，孟致远焉能不察？原先，他给良辅起名“廉介”，而良辅却自作主张改了名，

他一心想作天子门生，辅佐社稷，因此，父子暗生芥蒂。而此刻，老人并不多言，只说：“人子不知孝父母，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及于爱孙乎？”

孟良辅明白了一切，自此，他从未向文泊提过钥匙的事，传家之物，悉由这个怪僻的二儿掌管。少年文泊没有辜负乃祖的厚爱，他耽于藏画，悉心临摹，山水学李思训，人物学顾恺之，神佛像学李公麟，花卉翎毛则取历代名家之长，天长日久，确乎出手不凡，形神兼备，在南京城里可说颇有名气，因此，被一班文艺沙龙的朋友呼为金陵名士，他倒也心安理得。

现在，这位名士，仰躺在“谐园”的一方光滑的条石上，正酒气冲天，呼呼入睡，直到晚风骤起，方才醒来，正好邹妈唤他用晚餐哩！

母亲舒瑜已经回来，坐在一侧讷讷不言。

“大小姐是个明白人，凡事总不出岔儿，”邹妈跟着劝慰道，“太太，饭菜快凉了，您是不是跟二少爷边吃边等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文泊一只脚搭在桌肚的横档上，端起酒壶自斟自酌起来。

2

夕阳给西天调抹上一片胭脂色，疾速的气流像魔术师神奇的手，将膨胀了的云块变幻成各种迷人的形状，撩人情思！若论观赏，登临小匡庐，那是最理想不过了。

偏巧，这会儿孟静雅正置身其间，可她却无这份意趣，只见她时而低首徘徊，时而倚靠在一株苍老的古槐上仰首唏嘘。或许是心里烦躁不过，她光洁的额上沁出细小的汗粒，娇柔的嘴唇扭曲着，以至红润的面颊失去了对称均衡的美，仿佛一边高一边低似的。行人稀少，偶或有人向她投来探究的一瞥，她却无动于

衷，满山蓊郁的松柏，在她眼里却是一片荒芜，她心里烦透了，突然，她发疯似的跌跌撞撞向山下跑去，俄顷，拽住一棵白杨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像是十分难受，怔了怔，她步下山冈，没来由地逡向古林寺。

这一切，全都是由上午的一桩事引发的。

上班后，收发员将一叠本市和外埠的报刊插入书刊架的横格里，孟静雅移动了一下座椅，转身过来翻看着，这已成了她的习惯，她需要掌握各家报纸的动向，使自己扬长避短，独辟蹊径，补人之不足，言人所未言。对大同小异的文章，或空泛的议论，她从来不屑一顾，一份份报纸刷刷地在她手中滑过，眼下是一份《金陵时报》，倏地，她的目光落到二版左下角一行并不显眼的标题上：《平型关、阳明堡抑非中国国土耶？》副题《国史馆陈列琐议》。内容似乎不言自明，但孟静雅还是读了一遍，啊，竟是针对她日前一篇《国史馆巡礼》而发的，她的手痉挛般颤栗起来，不错，她的文章并未提到平型关和阳明堡，这不是她的疏忽，而是国史馆有关抗战史料的陈列并无这样的内容。这样一想，她紧抿的嘴唇微微一张，闪出矜持、踞傲的笑。她又看了一遍，文章虽没有点她的芳名，但读者自会产生联想，她的自尊心受到冒犯。但细加琢磨，文章似乎缭绕着一种弦外之音，在这戡乱时期，何以独独提出平型关和阳明堡呢？这位李涵先生的真意究竟何在？……

孟静雅旋又摇了摇头，自己的推论像是过于虚妄了，这毕竟是一篇谈史而并不涉猎当前时局的文章。何况，那缜密的思路，严谨的文风，以至那仿佛经过严格训练的修辞，委实令她折服。她依稀记得在重庆时代，曾读过这样短小精悍的文章，笔者是她的一位故旧。一想起此人，她的心就像天风海涛般鼓动不宁，可是，那段岁月已非常遥远，早已沉埋在她的记忆深处，像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玩，她不愿回忆，似乎稍稍一碰，这古玩便会砸碎似

的。何况，这李涵并非昔日之人，终于她变得坦然了。但她领悟到这是一次挑战，她不能漠视这条新闻的存在。

孟静雅进入电话间，拨通了《金陵时报》的电话，接话的是一个尖嗓子男人，告诉她李涵夜班轮休，午后两点或许会来报馆。

“那麻烦您请李涵先生在报馆等我，啊，不是约会，我是《中央日报》的，姓名？您哪来的兴趣？”孟静雅吃吃地笑着挂断了电话。但打过电话之后，她一直心神不安，午饭也懒得回家去吃，买了两块蛋糕垫垫饥，而后又伏在写字台上打了个盹，一点半钟便骑自行车向丹凤街的《金陵时报》馆奔去。

孟静雅坐在会客室的一角，等门卫替她联系，这李涵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从文字练达藏锋不露推测，兴许是位老者吧？而即将开始的谈话，是激烈的交锋还是平和的商讨呢？……孟静雅揣度着，她告诫自己要温雅有礼，谈吐自若，万不可有失自己名门望族的教养。忽然，她轻轻咳了一声，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会阻碍她言辞的表达似的。

孟静雅正兀自低头寻思，一个金属般清亮的声音从门外送了进来：“请问是您要见李涵吗？”

孟静雅猛一抬头，呼吸猝然像停止一般，舌头也打了结：“啊，您……”终于噎住了，她忘了站起身来，窝在旧沙发里，目光慢慢移到地上，她从未像今天这般举止失措。

“假如我没认错，您是孟静雅小姐吧？”李涵先愣了愣，下意识搔了一下粗硬的短发，吃力地咧了咧嘴，泛出坦诚的笑靥，旋即，做了个邀请的手势：“请楼上坐！”

“唔，不，”孟静雅不停地用手绢拭着鼻翼上的汗迹，“您还活着？您……也在首都……噢，今天竟会见着你……”她神经质似的，有点语无伦次。

李涵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似乎又什么也不明白，孟静雅回到南

京后供职于《中央日报》，这，他是知道的，他们在重庆时就认识，岂但如此，两人之间还有过短暂的朦朦胧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牵连。那时，他叫沈沉，是中共地下党员，《大公报》的军事记者，时常发表军事述评而为报界以至军政界注目，其间，他被王芸生亲自派往桂南采访过昆仑关大捷，写了《日军中村正雄旅团长击毙记》。接着，又随中国远征军开赴缅北，第五军荣誉师师长戴安澜将军英勇殉国的最初报道，也是出自他的手笔，因此，在大后方颇引起一阵轰动，他仿佛也成了英雄，无数纯情少女的心为他而跳动，孟静雅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，她正在妈妈舒瑜主编的《妇女》旬刊当实习记者，报刊上每有沈沉的文章，她都要剪下来贴在一本册页上，不时地取出来阅读，终于有一天，她大胆地给沈沉写了一封炽热的信，托第五军驻重庆办事处去前线的人转交。而她的心却自此悬空起来了，说不清为什么独独对这位沈沉牵肠挂肚。在这之前，在陪都新闻界的聚会上他们见过面，而且，出乎意外的是，他们竟是复旦大学文学院的同学，仅仅相隔一届。沈沉不是以洒脱俊逸的外表吸引她，而是以温雅的谈吐，对事物独到的分析以及善于商讨的口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那时，她心中仿佛就萌发过什么，而沈沉的内心世界却封闭得很严，因而，她不便做出任何主动的暗示。这自然是出于少女的羞涩，还因为当时追求她的人有两三个，行政院新闻局的郑风即其中之一。她并不知道沈沉和郑风是同班同学，而且，沈沉正是由郑风提名一道被派往前线的，同行者还有《扫荡报》的薛歧。在前线，郑风曾几次通过军用电台跟她直接取得联系，诉说对她的思念，而沈沉却杳无音信。她并不期待的，频频向她飞来；她期待的，却什么也没得到，她时常遥望南天，怅然兴叹。

大约三个月后，郑风返回重庆，痛苦地告诉孟静雅，沈沉在缅北同古会战撤往野人山途中失踪了，这使得孟静雅惊讶不已。